

力爭上游

南方壺

我們那個時代，大學不多，而且公立大學每年收的學生很少。以清華大學為例，直到我們上一屆，大學部只有四個學系：數學，物理，化學及核子工程，每系收 45 位學生，一年共收 180 位學生。現在的學生可能很難想像，校園那麼大的清華大學，大學部共只有七百多位學生。因此就算是建中等著名高中，每年畢業生考上私立大學的不少。而那時連一流學府台灣大學的師資及設備都不算好，更不要說私立大學了。但當年私立大學可是培養出不少優秀人才呢。即使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也有好幾位當年出身私立大學。顯然聯考成績的差一大截，對將來的成就，有時並非那麼關鍵。

有人進了私立大學可甘之若飴，有人却一再重考，非要考上理想學校的理想學系。我有一大學同班同學，建中高我一屆，第一年考上中原，重考後與我數學系同班。大學四年間，他每年均申請轉系，均轉不成，也每年重考，都可考上台大，但皆非他要的系。終於在我們畢業那年，考上台大土木工程學系，他就是想進工學院。於是再唸四年，一個大學共唸九年。那時大專聯考分甲乙丙丁四組，甲組就是理工類，不能跨組。土木系在甲組依最低錄取標準排第四，算是熱門學系。現在好像排名一百多，真是風水輪流轉。

心在南方

其實不論進那所學校的那一系就讀，你仍就是你。差別僅在有些學校會讓一個人的潛能較快發揮出來，在有些學校較易遇到伯樂。但不一定就讀志願在前面的學校，潛能才較易發揮。每個人有其伯樂，你的伯樂不見得只存在“好學校”。而且若不是千里馬，碰到伯樂也沒用。在“好學校”裡，難免學業競爭激烈，並不是人人能適應。有些人在這種學校，唸到索然無味，信心全都消失。在比自己預期志願後面的學校就讀，剛開始可能不太舒服。但“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”。讀書主要是靠自己，不但行行出狀元，而且任一環境都可出狀元。更何況境由心遷，你覺得這是好環境，它就是好環境。你天天抱怨，覺得龍困淺灘，它就是壞環境。

二十幾年前，民國 73 年，我們由美國回中山大學任教。那時中山才剛進入第五年，還沒什麼人知道它，當時甚至連高雄都被視為文化沙漠。我們告訴別人說在中山，常被問是不是中山醫學院？在高雄坐計程車，最好跟司機講，要到西子灣燧道口。連高雄人都搞不清楚有個中山大學。我們在中山的第一年，有位在台北學術機構任職的前輩，三度到校找中山校長，希望我們到台北去。他告訴校長，我們留在中山會死掉。所謂死掉，指的是學術生命的結束。中山是如此的不被看好。才剛畢業不久，又是犬羊之質，被三顧茅廬，當然非常感激，但由於某些原因，我們仍留在中山。結果我們並未死掉，而二十年下來，中山也晉身為研究型大學。

心在南方

事在人為。人就是持續的努力，打造一個適合自己的未來。不把環境當藉口，也不要因一時環境的不夠好，而失去上進的動力。(96.06.26)